

理學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六

武峰吳定璋友篁菟錄

新建吳紹俊人望編訂

登莫釐峰記

王鏊 守溪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峰所謂莫釐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

絕頂而休焉天若爲之寬地若爲之闊西望吳興
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
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
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
無蓋七十二峰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
在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瞑色
四合微月破林湖光瀕洞崖壑黯黹迺相與循舊
路而歸焉語有之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
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釐猶爾况所謂泰岱恒華

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遊林屋洞記

蔡羽九達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蓋屋焦公備孝豐之警事
寧且還聞林屋洞之勝期與四三士往觀而羽與
時霖未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於洞門天
亦霽有小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
南行繞丙門出於暘谷之上跌於石壁壁高盡見
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
次於巖畔自亭遠丙遠暘谷遠曲巖皆五步一石

十步一潭巉巉焉獸蹲淵淵焉龍伏泉號號行樹根攬朽翳去豐艸然後得一伸足靈祐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巖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平坂矣靈祐道士習於乘橈橈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颯然豎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緒涵上照銀屋石鐘倒懸無慮數十夾屋爲石牀丹竈道士曰

茲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牀屑石鐘仰舐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而室室不同乃縱左右各爲嚮道或之丙門或之暘谷屏處忽若斷絕而無不穿漏惟之隔凡者久許方有人散還報火屢滅而不能進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峰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靈威丈人所言有無不可知求諸隔凡以外亦已異已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出洞門日已暝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遊石蛇山記

蔡羽 九達

龜鼉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材嵌者空竅潏者廉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鼉龍頭皆負林麓走飲於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竒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沙井厥石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巔岼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風之便乃從烏沙井解舟薄石蛇

之東遙見大石劃下若有門闕而無人蹤顧其勢尚斗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火烟烏窠獸窟以窠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維廬厥坎維炊厥寢維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岍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渾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登其邱山空地虛舉足有般躡其巔梯斷石滑側身而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矣僻愈高石愈竒若芙蓉開花魚龍蛻甲上

者屏列下者橋卧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卧涯澣客皆引滿載歌晨徂而暮忘返夫蛇山拳石耳其勝顧出龜鼈龍頭之上余與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煙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鼈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益難余志石蛇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曲巖記

蔡羽

由陽谷洞東以北高起千尺衆竅俱闢蒼然壁立

曰曲巖巖之名不知厥始題名刻深而文古宅石書曰淳熙戊戌孟冬朔日范至先同弟至能至此盖文穆公所遊觀者也洞山全骨無肉巖前土不能畝而石怪甚自巖以觀其下之石若獸怒湍奔踴躍以進至巖而止爲勢急觀其上之石若芙蓉雲霓分布縈繚瞰巖而峙爲態舒急者恒若有所負足不得停故行愈力舒者恒若有所待客不忍釋故居愈久夫造物之設有玄探必有顯覽曩入三洞顛倒貫穿莫究厥底玄之又玄於此見造化

之秘有不得而發者及登是巖几臨東山藩繚吳江長洲大沙重複尊俎烟帆雲鳥隱見方丈吞吐則宇宙有餘放蕩則溟海不足於此見造化之度有不得而際者余嘗奉躅群公歲月有事終以爲艱弗敢居余弟師古樂居之蓋求艱而過奇者也曰吾終築於是請爲文作曲巖記

遊竺山記

錢孝師舜

荆溪之東沙塘之口有山之卑且小者焉形狹而長步約里許子然孤出名曰竺山俗傳其形之似

竹而名之也是山也無峯巒之峭拔無洞壑之幽深無岫嶂之迴環無林麓之葱鬱似均無足取者然山之脊則突然聳起如游龍屈體而欲伸其廉角則有大石纍纍竄入於湖浸者數十丈其左則連接原野蒼翠滿目其右則傍湖有危巖峻坂淺瀨平沙爲鷗鳧之所翔集焉外有湖光萬頃風止波恬一澄如鑑而參差島嶼影見其中凡吳越諸名山皆遙相拱揖雖半落青天之外者翹首望之無不在人襟袖間也予旅寄宜邑已有年矣夙愛

此山而或間歲一至焉或一歲再至三至焉丙午
 春偕友子升楊君復往遊之徘徊顧戀竟不能舍
 歸以語諸邨里之老者老者曰吾邑之勝若畫溪
 若銅峰若洞之張公潭之玉女為縣乘之所載官
 長之所歷遊賓過客之所謂真奇勝也而是山烏
 足以云勝予應之曰凡子所言勝者皆就一山一
 水所獨有之勝而言之也譬諸英流傑士文章忠
 節之表表者人無不欣慕而嘆賞之至如竺山之
 勝即而就之似平平無奇者然一方山水之勝實

兼有之以為勝是能包括眾奇而不自見其奇者
 也其山之有隱德者乎夫山有隱德人莫之知惟
 予與楊君獨能知之予又嘆夫知是山者有予與
 楊君而知予與楊君終未可問之山也因援筆而
 為之記

遊崑記

璋按太湖方隅乃西崑也在鄭涇口外

姚希孟

孟長

山水相錯間有蛟有曠有崑其蜿蜒入湖砂土成
 隄如渴虹飲澗者曰崑方言也渡柯家嶺回首青
 林一抹插入湖濱楓葉間之濃於縵綉問同遊者

日崑也是夕抵長壽昏黃矣遊需月上擬步往山
人鄭季真言登陟屨穿且重趺矣舟可泛也棹小
艇載月而行時秋水初落灘頭多礫相携陟岸有
夏禹廟頗嚴整以報底定功宜爾惜林木翳月樹
頭紫綠萬狀蒼茫一色而澄湖又隔樹外遊未快
也擊汰中流隨月光所漾乘波來往忽見一石坡
大畝許上有石壁陡削者窈窕者矗峙而窵其胸
劈其理者與木蘿松鬣皆昂首磔張作山鬼搏人
狀余大詫竒絕乃縱步坡陀上石初出水歲受激

磬脂滑無芒距行不留跼湖沙淨膩踐之如文茵
余輩騰亂石上或騎其項或跨其脊戲笑爲適坐
久月逾皎輕烟縷霧與水上遊絲紛射疑在水晶
鮫宮天風徐來又忽忽欲颺去銀波雪濤之間素
魄動溶綴若貫珠長如浮圖觸睽成象恍惚復失
大抵寔境似夢中醒境似醉中塵世境似仙島中
李青蓮與崔宗之衣錦袍泛采石固千秋豪舉夢
蝶御風率爲寓言若即景迷離疑真疑幻千古惟
子瞻夜半赤壁時今何幸類之還舟徐徐行又得

一石巉巖灌木俱相類其幽絕奇絕多朦朧不甚了了月夜之遊勝於白日正以此從來遊洞庭未有及崑者即余此遊亦非料簡所及然非月夜不奇即月夜而非卒然解后神與境合不大奇後有尋途問涉者得毋嚼蠟哉姚子曰世所謂仙者了不異人不過月皎風清渡瀛海登曾城以驕眎塵樊耳若吾輩時時作此遊時時歷此境囂悰既滌穢形可捐便當拍洪崖之肩躡浮邱之迹何用海上三神山及不死大藥哉試問奪予而去者伊誰

辭仙不居何故厭樂耽愁猾猾以老良可嘆也

上方山記

葉方標 蒼舒

吳中之人好巫而信鬼石湖中有山名楞迦俗呼爲上方山西過橫塘一峰秀出塔影稜層望之蒼然而蔚然者是也其上有祠祀五靈侯五夫人凡人之疾病者悉走而禱祀愈則以牲牢酒醴優伶歌舞爲酬湖中畫船簫鼓無日無之舟泊行春橋男女坐竹兜子中魚貫而上面湖一亭曰望湖中享殿三楹位五方神後楹并祀大士相傳神原發

祥於泗州遷於楞迦由大士致也司香火者黃冠與白足俱半悉慙而肥康熙癸亥睢州湯潛庵先生來鎮撫吾吳秉清操不惡而嚴有司之墨者望風解綬去士民興於行誼紫薇村中有老儒女爲神所魅儒不勝其憤投牒於湯湯按臨其地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而污閨房之穉齒乃求諸淫昏之鬼以祈福佑何愚也與神約三日其他徙否則舉而畀諸湖其鄉人夜夢神語曰吾弗敢與湯公抗也將避之越三日果毀其像湯公後亦無他

即公騎箕尾而歌舞禱祀之盛終不可復從湖中望之塔則突隳矣山則童然矣屋宇則漂搖矣嗟乎神亦豈有時命耶神亦豈柔則茹而剛則吐者耶當其盛也能奔走一郡之物力而不足供其醉飽及其憊也以腐儒之一訴而且弗能與之敵是宿昔之淫威獲罪於天者多矣湯公爲天吏而加之罰神烏能不俯首聽命哉傳曰石言于晉師曠曰石烏能言有憑之言焉神亦石言之類而已矣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濟之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者何也達摩西來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唯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偏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夸長松挽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巉絕之處作山居焉旦暮焚修終年疏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於靜耶若吾人之所始

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誨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王以鏊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爲太湖其襟

抱虧疎浪石鬪齒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
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
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
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
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
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
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
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而道
家之說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園來居武當道成

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
靈固宜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飾琳宮
寶殿照耀海宇顧茲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爲神
之在天其次爲奎婁其威爲雷霆雷車風馬陟降
於天大而大安焉琳宮寶殿不爲侈小而小安焉
土階采椽不爲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且山人
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荅臍嚮依遲而
不去也故爲記使鏡之石

水平王廟重興記

陳履儼 若思

今夫緇黃者流寄其口於十方止爲旦夕計耳苟有賸餘不肯拔一毛曰此我雪天糧也即有爲神天起見者造一剡藤簿子假手鄉學究撰一篇仰面文字紙後借重紗籠中人署尾持以說愚夫婦攫金錢過半飽饜腹出其啖餘稍稍丹堊之耳苟以興復之事責之局外之人而且望其解囊寧有不智而肯應者哉煉師高養冲固雲居道院主者而非主水平王廟者也吾輩以廟務廢弛請師兼攝以圖興復使師揺手却走而謝不敏亦誰能強

之師乃唯唯不少讓奔走於廟院之間不數年凡修建殿閣堂廡庖湑數十餘楹計費數百金未嘗以片紙募一錢而諸務畢集既竣事退歸雲居而無德色則師亦何不智甚或者謂師曰得無爲身後名乎師曰否否此身住世如雲在山四大皆空身且不有何有於名或又曰師得無爲善果修乎師又曰否否叅禪不能作佛修廟豈能成仙然則師之爲此也曷取乎師曰昔者洪水滔天震澤未定之際民皆魚鼈也自王佐禹治之而水始平則

吾與子今日之廬居而粒食皆王之賜也吾以是報之或又曰王之恩澤被於三吳億萬人受之而師一人報之可乎師曰不然語有之千人服藥一人還錢是固不可屑屑計也况吾之克成厥功皆平日善信所施錙銖而積之者今日之舉正爲合山善信報王之功非吾一人所敢攘也然則師奚不少餘以爲烹煉需師曰我方外人留之安用或人深加嘆服額首而退後有作者當鑑吾師締造苦心毋隳厥績庶藉王呵護之靈山邨克靖湖水

永寧俾斯廟之俎豆億世罔替則幸甚

婚喪亭記

蔡羽九達

禮通於鄉黨不拘於朝廷其大者有四而賓客之盛居二冠講於庭祭主於廟無間途之交婚有于歸之文喪有引車之威而賓交於途矣山高水潔以族其間厥里厖美而有方數十里之道途馬車摇摇人徒揔至以送以逆以息以停苟無其物則雨風卒遽寒暄辛苦將焉用虞蔡之先有仕宋爲秘書郎者建炎南遷長子維孟寔居包山垂四百

年而子孫昌大里不能容判爲幾鄉而西蔡之宗最舊西巖先生維孟之十三世也憫二禮之不詳謀作婚喪亭落於成化辛卯玉石爲柱榱楠爲梁西東北南各十餘步高可以建麾節寬可以受百夫陽瀕於湖陰屬大道蔡之數十戶南居而環亭處其心由是賓客之來車停其旁馬休其臯衣冠有度觥斝有文仰無風雨行無卒遽勞苦有慰得爲寒暄而二禮之行始暢一鄉之人於其暇日以風以詠出餞飲至社酒之事罔不用集而亭之用

始廣先生字景東號西巖通五經所著有太湖志西巖集以子貴封溫州同知平生視義不愛帑藏亭之作一也嘉靖戊子宗人慮其敝也謀於羽而新之因立石爲記

便泊亭記

王銓

洞庭太湖中區之最巨者也紀革又山之蜿蜒峻拔而最奇者也紀革之右有巨缺以來東湖之浪左有箭浮以遏南湖之波西有鼉山余山澤山厥山森列其前怪石蘆利波濤洶湧又山水之最險

者也舟之往來其間者每遇颶風暴作洪濤驟興
進退失據得不破碎沈沒者少矣紀革有葉惇字
濟寬者嘗造其山之巔而親見之乃喟然曰目擊
人溺而不知拯可謂仁乎財力可濟而不知爲可
謂德乎遂捐不訾之財以填無窮之壑百工偕作
踰攘告成長隄千尺深涇數畝觀其中瑩如明鑑
挹其外隱如卧虹凡舟之遇險者即于此而泊焉
甚穩且便也公嘗挾予觀之予歎曰美哉公之用
心也世之人孰不知義利之相遠乎然趨義不如

趨利之亟也唯公之築長隄以便民其始趨者義
也然隄之兩傍得衍地焉以栽以植以游以憇亦
自有其利焉且使今之爲政者皆能如公先義而
後利又烏乎其不可也公起而拜曰願因君記之
予不佞爲作便泊亭記刊諸石上俾後之人知公
之用心焉

吳縣修和豐倉記

王

鏊

守溪

近世爲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墮壞將坐視其
墜乎有垢弊將坐視其焚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

則將起其墜理其焚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迹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爲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爲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兌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剝於正統己巳巡撫周文襄公之爲也迄今蓋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

事政治敷宣奸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宇廩災民未遽怪也三月張宇廩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污扶傾鳩工庀材二廩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僦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跡則民不怨因人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爲政

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歛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也於斯歛之貴平無徒取其贏也散之貴周無徒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爲記之壁以規於來者

到石泉任記

張延基 允埴

歲壬寅自春徂夏漱菌子既歷吳魯燕豫秦晉備嘗艱瘁以達乎蜀境秋之杪始抵古龍州焉其自南而東而北而西也躡泰岱眺恒華諸如中條雲

棧錦屏崆峒峻絕而巉巖者無慮以百數計溯大河經汝漢以及龍門積石之竒險巴江涪水之滌漫又無慮以百數計攷厥道里一萬六百有竒中間冒雨馳者十一曉起而衝寒踏雪者二三遭風霾者十有五枕山藉草露宿而莽飲者十之七八將及湔水不數十里有侏儒而偃僂者一人長跽道傍曰石泉吏書又鳩形鵠面岑牟短後者兩人蛇行執杖而迎曰石泉街民余輾然笑曰是街民胡爲乎來侏儒而偃僂者前致辭曰邑故西無所

爲在官役也斯殆執市之人而與隸之者爾予又
輾然笑迤邐更數百步見鶉衣百結者伏草間高
轂云闔縣鄉民叩接予乃愕然驚謂縣官固尊柰
何俾傾國人犇走不遑邪亟婉語曰爾曹人夥莫
須入城市曷止之使去鶉衣百結者徐曰四里人
戶業盡此無容止也余始察之則僅六七輩予又
弗禁輾然笑於是鶉衣者導予騎入竟進一古廟
中前楹廣可數尺四壁洞然塵土纍纍衫袖間謂
予曰是衙舍也夜即宿于此詰晨行到任禮左右

贊喝如儀堦以下疲癯而蹙蹙者鄉約也深衣而
大帽者兩子衿也椎髻披氈操古麤數升來獻者
衫土番也舉嚮所稱傾國者悉來叩首予默鷄屈
指殆不滿二十人細詢其風土所宜孰與因革前
二十許人偕稽首進曰城中夜分時聞虎嘯豹嘯
怒振林木但愆爲所攫而嚙之耳諸無煩仁祖慮
也予又弗禁愕然驚仁祖者彼方呼官長通稱云
旣畢余退於遮堂後坐濕地上搦管成自嘲口號
有各班衙役十餘個通學諸生七八人厨下不須

憂乏食三餐麩麪未爲貧之語噏已擲筆則又不
禁其輟然笑也黃子尊簡謂余曰人言茲地凋瘵
未起詎意至是胡可一日居諸予曰不然昔柳州
於柳工部於夔供奉于夜郎何居非阨抑其身也
者予之歷吳魯燕豫晉秦以至於此此寧非予所
有事乎余不此之安而奚安乎况余之歷吳魯燕
豫秦晉備嘗艱瘁以至於此此固余之樂國矣然
則漱菌子不必輟然笑愕然驚亦惟有怡然得耳
漱菌子者石泉令張延基也因作到石泉任記

文中子碑陰記

葉樹蕪 石君

曠百世而立教傳於後爲不可及者曰聖人下此
皆學聖人者也自秦火焚書之後孜孜闡教有功
宣聖者有三大儒漢楊子雲隋文中子王仲淹宋
考亭朱子也朱子之學浸潤於人之肺腑如湯液
焉夫尊朱固儒者之正義貶前人而尊朱乃非儒
者之平論也楊子雲當聖教初興之日表章做六
經而爲言其文或有純疵百家伯氣洗滌不盡勢
使然也文中子承詩文淫靡之後要歸仁義道德

其文甚純吳越之君潛號稱王者同於楊子雲之
譏摘其做六經而爲言也要之精義深蘊未可盡
去蓋自晉室分崩南北種雜先王之教湮沒散亂
與秦火無異文中子起而追還正始其徒仕於貞
觀之年翕然成康之治有明驗焉後儒既疑之非
之甚且誣之不遺餘力此何說耶六經聖言也不
可做若春秋者六經之一也游夏不能贊一辭考
亭繼之以作通鑑綱目秉筆儼然褒之貶之定歷
代之是非又效左氏傳體以附之一身而兼素王

素臣之任豈後儒特勝前儒耶楊王可非而考亭
不可非耶余以爲楊王自有楊王之學考亭自有
考亭之學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各擇其是以
見道此士君子法古尊今之本旨也載觀貞觀政
要真可追蹤三代房衛王魏諸公一時濟濟再整
華風文章炳蔚其視新莽之代子雲踽踽天祿閣
上一侯芭而泯滅無聞應有積薪之嘆矣若考亭
生於南渡以後門徒等於孔門而宋氏偏安不能
移蹕過江漸致北國加兵中原興微管之悲當時

並未有及門而肩國任者嗚呼悲夫今讀司空圖文中子碑故記之司空處唐季離亂之極而思盛王之治余遭古學荒蕪之日而懷致治之儒非於考亭操入室之戈蓋於文中仰烹鮮之術不爲耳食者所迷尤待審音者見志云耳

始信峰放光記

康熙乙亥八月十七日

大

涵

昇雪

嘗聞耳目口鼻能放光者古佛說法之徵也宮殿樓閣能放光者梵天善果之招也蚌蛤螺贏能放光者精神感格之驗也然光之來也必有所繫故

五臺之光繫於文殊我眉之光繫於普賢惟黃山之光無所繫殆必繫於人矣蓋人之遊黃山者不啻千億而遇斯光者無一二焉乙亥八月十七日厥自雲舫來登始信頓覺山非故林人非故我草頭玉露滴滴皆香樹裡仙禽散聲雅奏瞬息之頃天如大圓明鏡而光吞大地地如一顆髻珠而輝映始信而始信如屏若翰擁衛一區之瓊林寶石瑤光萬道瑞靄千尋邃壑之中重結一軒轅寶鏡四稜隱起光燄層層錦簇花團璣旋輪轉淳風

拂之際而倒吸我影於寶鏡三昧之中宛見一僧
酷肖我貌端嚴靚麗合掌胡跪如面佛之狀或驚
黃其裏而赤珠其表或帝青其裏而琥珀其表而
我就於祥光寶鏡中忽憶在翠峰作沙彌時年纔
舞勺獨立太湖之濱乃見水面流光一道窈窕冲
融直透天漢上青中黃下白乍覆如幢復圓爲蓋
隨風飄轉遊行數里而不散洞庭雖烟火萬家而
無一家見者年甫二十復從南岳儲老人浮湘潭
過九江是夕風雨臨關而泊明日五鼓曉霧仰睇

廬阜之半虹光百里橫束其腰其細如刻絲其色
若織繡蓋當時隣舟百艘而無一人共覩舉艙八
十餘人而無一人見者豈非光之繫於人乎余自
四月初二日始屆雲谷凡三登始信而兩遇其光
豈非幸歟夫天下名山大刹之放光者多矣然光
之常見而見者此必繫於神光之不常見而見者
此必繫於人也光既不肯負我而屢示其祥而我
曷負其光而不加自勵乎嗚呼小子尚其勉旃頌

曰

一圜兩圈紅底白底曹山圓相非外非裏混沌
 一劃地闢天開流光上下與我徘徊我不是光
 光不是我兩兩相忘虛空脫鎖曰指曰馬浩劫
 齊庚何必采藥苦覓長生石尤知風海燕知雨
 躡屩攀蘿慶雲來輔松風和鳴與物同平水濕
 火躁月缺日盈舜禹醢鷄同置一甕三代禮樂
 開眼作夢爰遇斯祥在山之陽脫笠搔首高掛
 扶桑左手握灾右手秉瑞二物同功真人失位
 吐氣如虹落筆成峰兆圖開泰光我厥宗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七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東山張士棟擬柏編訂

道隱園記

宋李彌大似矩

林屋洞山之西麓土沃以饒竒石附之以錯峙東
 南面太湖遠山翼而環之蓋湖山之極觀也莽艸
 叢卉未有過而問者無礙居士嘗散策遊乃約工
 費助道家而圃之西則蒼壁數仞洞穴呀然南向
 者曰丙洞洞東北躋攀而上有石室窈以深者曰

暘谷洞緣山而東亂石如犀象牛羊起伏蹲卧乎
左右前後者曰齊物觀又其東有大石中通小徑
曲而又曲曰曲巖居士思晦而明齊不齊以致其
曲而未能也巖觀之前大梅十數本中爲亭曰駕
浮可以曠望將駕浮雲而凌虛也會一圃之中誅
茅夷蔓發竒秀殖嘉茂結庵以居曰無礙室曰易
老且將棲息於茲學易老以忘吾年吾少嘗爲儒
言迂行躓仕不合而去游於釋而泳于老蓋隱於
道者非身隱其道隱也居士李姓彌大名似矩字

也紹興壬子十一月十五日記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少蘊

孔子言仁者靜知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
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
已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飯已
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捨驢徧
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
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許枚案上咀
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

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糴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糴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旬不反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掛遠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墮地大笑二

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知者當爾吾素顏墮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旦攜數僕夫荷鋪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者皆以爲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知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知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遊石林記

葉夢得

李文饒平泉艸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違監軍守祖戒因之以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亦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咏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

春官下第靈璧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臥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壑剝剔厓洞與得於土中者愈得愈竒今厓洞殆十餘處而竒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有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校嘗戲謂兒輩此不特吾無

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
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松軒記

俞貞木

具區有洞庭兩山屹狀對峙於三萬六千頃之中
高崖深塢層見疊出奇樹茂林貫時蒼翠名花嘉
實朱碧相間桑麻雞犬烟火萬家一見如畫彷彿
桃源云宜乎高人逸士多愛而居之隱士吳君子
華家東山之東武峰之下嘗自題其燕休之所曰
松軒俾余爲文以記余嘗以薄宦抵廬山取棟梁

之材于穹山深谷中其長數尋徑六七尺不知歷
幾千百年而一旦取材焉其或偃蹇屈蟠于澗壑
而得以保無斧斤之伐者亦有之此漆園氏所謂
處乎材不材之間者也噫其旨遠矣今子華居湖
山之間安隱不仕栽仁樹德以優游于晚歲其觀
物之紛擾不啻空華之過目也將托松以自喻乎
抑以松有後凋之操而將以自勉乎其必有以取
之矣先是數年之冬雪虐風饕兩山林木摧折殆
盡而武峰之松獨挺狀不搖則其托根之深受命

之固殆有異乎衆木也夫吾於是愈知子華之有
取于松也余家本西山先世廬墓在角里他日拜
掃當訪子華於松軒以叩其隱居求志之樂幸無
靳於告我

深翠軒記

俞貞木

隱者之居不可無竹木而不能其必有竹木也夫
隱者居僻地處幽村遠人境必依乎竹木焉若于
城市中而求隱居非特無閒曠之地及其樹竹木
也又不易得其成雖隱居欲依乎竹木而不能必

有之也陳留謝縉孔昭居闔闔中得一晦之圃樹
竹木已成陰矣因題其藏脩之軒曰深翠一日介
其友王中孚來徵文曰軒居在林樾間短籬曲徑
清池平圃修筠嘉木相虧蔽~~非~~好雨初晴之時明
月流光之夕綵侍燕閒開卷拈翰詠今稽古于斯
盖將娛親以致樂焉深翠之名識其境爾余曰吁
古人有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不覺魚鳥
自來親人今茲軒處市中令人有山林之想得不
美乎雖然境因人勝人以境清境勝人清剴神怡

志定于是可以進學矣孔昭年富力强讀書之暇
觀春木之向榮惜光景之易邁念奉親而愛田所
幸得全其具慶之樂抑又當知夫喜懼之訓可不
勉其所未至耶且學者將以行之矧孝爲百行之
本孔昭其可不勉乎若夫推窓鈎簾觸目見琳琅
珠玉陶寫情性此又遊焉息焉之樂名公碩士詠
謠至矣余獨愛孔昭之向學又美其具慶之下能
遂其孝養焉故書時洪武己巳春三月朔旦

靜觀樓記

王 鏊 濟之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
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
負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爲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
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邈迤有若巨
象奔逸驥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蔚
然深秀樓枕其坳一轉而北復起雙峰亭亭如蓋
末如長蛇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
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沒於波濤之間烟霏
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

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洞庭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峰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峰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迺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於通都要津適值予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造地設特以爲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爲之記

壑舟記

仲兄滌之旣倦遊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壑舟屬弟鏊記之壑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爲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爲水設也而寘之壑舟也寘之壑則車也吾將寘之水鼎也以柱車梁麗以室穴曰以炊釜以春裘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可適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紊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

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壑哉兄曰壑舟固不期於用也不期於用者期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爲適也不幸怪雲歛起颶風陡作魚龍出沒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爲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懾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乎故予有取於壑也子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壑曰兄之見遠矣遂爲記於湖上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遙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憇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茲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羨其俗淳而和吾其憇於是乎廼構屋買田且畊

且讀既又闢其後爲園雜蒔花木以爲觀遊之所
福洞庭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
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峰浣花泉理絲臺歸帆
涇菱港蔬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叅峙彙列又作
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憇焉與吾弟
觀遊而樂之因名其園曰且適予與世無所好獨
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
曰小適今自內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蓋至是
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暫

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若也行相若
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弟不懟不
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於斯以埃之
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予且適於斯以
埃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而不以
慨於中是其所以爲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
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
曰諾吾將歸矣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
堰而涸之乃醜乃畚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
規以爲園即湖波滌淼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
而望之諸山隨步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隱然露于
天末嵩峰者昔巍而踞今敞而夸雙峰者昔研而
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而爲几席長圻蜿蜒分
而爲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障益近而高且麗蓋山
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顯之者湖山
旣勝又益以花木樹藝秋冬之交黃柑綠橘遠近
交映如懸珠如綴玉脩然而清寒者爲竹林窈然
而深者爲松徑穹然而隆者爲柏亭其餘爲桑園
爲藥畦爲魚沼而諸景之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
高而明敞而迴柳子厚所謂尤於觀月爲宜者也
予園名真適學蓋知予之樂而有意從之者也故
名之曰從適而爲之記

醒酣亭記

橫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峰巒秀潤亭臺
高下里巷交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奇境也予自

內閣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於湖心亭上
是日秋高風靜而濤殺自湧自東望之千山在其
南紹山在其北亭山宛然如蓋適當其中餘若陰
長葉餘諸山出沒晦澹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飲酒
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酣是歲正
德四年也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夸處其高則
迴然以爽處其深則閒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

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堦其西南湖波渺瀰
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野望之不見
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爲樓
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
樓成他日謁予登之忽焉若飄騰以超乎埃壒遠
山偕來顯設天際北望則橫山靈巖若奔雲停霧
西望則穹窿長沙隱見出沒若與波升降東望則
洞庭一峰秀整娟靜松楸鬱鬱若可掇而有也或
郊原霽雨草樹有暉或墟落斜陽烟雲變態於是

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游乎是樓於勝無所
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望者惓惓故土水
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
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而艱莫釐崔巍兮西金晡
靄我家何在今限湖波之如帶鬱鬱松楸瞻企斯
勤朝往暮來曾不如彼白雲雲升於天水返於谷
我行四方不日其復

聽濤居記

吳文之

山居之樂水韵尤勝聽教佳於玩色聽濤宜於臨

湖臨湖之居者又勝也然山居多無水溪澗沼沚
散之細也卷樓巖處安得皆臨湖舟行溪立聽之
暫也故惟臨湖之居爲勝若席君之聽濤具有衆
美者歟君世家東山之麓席湖之上瀟灑出塵雅
契於水以聽自娛蓋可謂邇焉而不勞廓焉而非
細久焉而相忘者疇昔之歲予訪君席湖之上魚
懸鏡中鳥飛雲外黛蓄膏停沉沉無殺幽懷暢逸
自謂盡乎水之樂矣君曰爾玩也非聽也言未既
封姨擊湖神泣水如突雲如織迅雷欲轟飛雪上

激傾耳聽之心怡神釋向之聽也果劣乎其玩也
茲之聽也寔超乎其玩也有洋洋咸英之雅無靡
靡鄭衛之音爽然自失矣寔與聞之然暫也非久
也其聽教之佳惟臨湖最勝小次山之懸水陋楚
客之觀濤山居之樂君悉有之而予非所與也

橘趣記

吳惠孟仁

距吳城百里而圍於太湖者曰洞庭二山綿東山
之陽隆狀秀而出者武山也山之下吳氏思復居
焉思復據其勝而不仕宅之左右有腴地數十畝

皆種橘每當秋飈動木玄霜降威顧視艸木黃落
百物蕭條無復可意者唯橘則森狀獨茂垂金間
碧清香襲人可味可翫思復與其弟思德皆能詩
以吟咏自怡因號曰橘趣屬予記之夫物之不同
而爲人所嗜好者則無不同也周濂溪之愛蓮陶
靖節之愛菊彼各有所取以寄其意其爲趣也可
知矣思復之於橘豈真以其足於私計乎亦以其
夏花冬寔不爲歲寒所撓將欲同其操而堅其志
脩其道而益勵其行焉爾至若其色爛狀可觀則

修其身也必文其香啜朕可挹則崇其譽也必達而又咀其味之甘美則將養其中也必和內外交修以達乎道君子之所爲托物以成其德也其爲趣不旣大矣乎詩曰唯其有之所以似之其此之謂歟

重建季子祠碑記

徐乾學 健菴

武山吳延陵季子祠其始蓋不可考嘗讀濮婪公高山之詩其次章曰爰有高山可立室家藏器奠主心靡有涯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

寢之東濮公爲季子嫡孫學于古訓率祖攸行動必合禮其築室茲土當必知所先務藏器奠主之辭藹然仁孝見於言表是季子祠之權輿也至吳壽寧而易茅茨爲榱桷改土階爲陛級以丹以堊斯革斯飛肖季子像而合族人歲時以祀之招僧看守別名爲菴是季子祠之改觀也自元迄明以至

國朝幾四百年空山風雨祠日頽敗不可復理吳君南村追念祖澤慨然願起而新之撤材架屋其

制恢宏視昔逾倍左昭右穆分立有序鼎俎籩豆
竒偶有數春露秋霜祭必告虔而無後時是季子
祠振興之日也予自庚午夏携書局於東山得與
南村父子交遊嘗過其園亭親其議論風旨與之
憑高北望有阜隆然而起者曰濮公墩也有石爛
然而立者曰錦鳩峰也有林蔚然而深者曰季子
祠在也因道其所由來而請爲之記并出其所修
家譜及請祭情詞以相示嗚呼南村之用心可謂
苦矣用力可謂勤矣譜不斲一脩再修祭不憚三

請四請蓋積二十餘年之苦心而始克有成功祖
宗得世享之祀似續叨奕葉之光南村可謂延陵
之賢子孫矣癸酉冬南村捐館予聞訃而往哭之
又爲文以祭之而追念曩疇未忍負諾因記其梗
概遺其頤臧二子勒石於祠以昭示來世是南村
生存之志也是予待南村不死之心也嗟夫

依綠園記

洞庭去吾崑不二百里而近道書所稱洞天福地
也顧余碌碌宦途曾未一探靈異竊嘆湖上七十

二峰邈若海外三山難以飛越徒爲神往吳門繆
雙泉先生熟遊於東西兩洞庭嘗言山中多好事
競選勝地爲園亭不減洛陽之盛而最稱東山吳
隱君南村草堂亦甚美隱君之才且賢余聞而慕
之久矣今年春奉

勅領纂修明史館職給假南旋思屏絕世紛精心
殫力成一代書遂泛太湖至東山開館從事於是
得與隱君相識以慰二十餘年之企慕而隱君又
命二子願臧受業於余暇日因過其所居南村草

堂者在武山之麓高軒廣庭臨池面山俯仰間令
人心目皆爽堂之東南有雙扉映柳色而濱水者
柳門也其西修廊數折有若方舟之浮于波面者
水香簾也其南數武度平橋循山拾級而登有亭
翼然參古桂蒼松而出者飛霞也有閣凭虛而俯
綠野者欣稼也閣之外平疇千頃可以目耕南湖
水光一片與天無際自西而北層巒複嶺青紫萬
狀咸排闥而入几席自飛霞亭後小阜折而東下
迤邐平岡一帶皆歲寒三友而有石幢高峙其間

岡之南闢地爲圃佳樹成列望之蔚然又折而東
北敞小樓於萬綠中者曰花鳥間上沙高士徐俟
齋隸額壁鐫董思翁書歸去來辭倚樓北望則錦
鳩峰濮公墩皆在簷廡間其前則桂花坪芙蓉坡
鶴嶼藤橋相望焉其鱗比而南者爲凝雪樓俯瞰
平岡梅花時如在群玉山頭迤北則迴廊一曲瑯
玕數十至薌畦小築邃室六楹縹緗滿架庭有竒
石如雲湧狀上植盤柏一株覆如青蓋此隱君課
子藏修處也自曲廊西轉竹屏湖石繚以短垣有

斗室爲冬日藏蘭之所其中爲花閒石逸其後設
庖厨貯美醞佳茗以供賓客此其大概也園之廣
不踰數畝而曲折高下斷續相間令人領略無盡
觀此而隱君之經濟可見一斑矣余因是益信雙
泉先生之言爲不誣園成於康熙癸丑雲間張陶
庵疊石烏目山人王石谷爲之圖吾鄉葉九來先
生詩以落之初名薌畦小築載吳縣志茲虞山陶
子師遠士節少陵詩句以依綠名之余旣樂與隱
君父子交遊而又喜名園之得佳名也故援筆而

爲之記隱君名時雅字斌文別號南村

石浪記

吳浩 孟直

武峰之陽南湖之濱有異境焉大石壁立千尺直上若削下則廣坡坐可容百人散石之衝注於湖者層疊而下若級焉若鞭驅而勢走焉名曰石浪秋冬之交水益落石磷磷然露其脉理皆作波瀾紋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微風作焉與湖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然是石也生於山麓由西北而下者道狹而峻多榛莽以其境過僻故登

茲山者往往捨之而去噫夫以茲石之竒怪偉險峭固非耳目所經見使生於支硎虎阜間則亭臺之點綴竹樹之陰翳遊人士女接踵而至驚為偉觀矣今乃棄於茲土任樵夫漁父嘯歌而盤桓而世之好游者或未之及焉物之處非其地者固非易得名歟豈天生異境必擯之於寬閒之野寂寞之鄉不為人所物色而後得全其真歟唐柳子厚謫永州幽壑絕壑清泉怪石搜剔殆盡又豈七十二峰之間境之靈異未經人道者不可勝窮天故

秘之以待人而顯歟是皆未可知也姑為之記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八

武峰吳定璋友篁蒐錄

嵩山潘學燮鼎仔編訂

禹王生日說

張延基 允堦

方伊祁氏有昏墊憂王勞四乘積八稔命章亥步
自東極至西垂又使堅亥步自南極至北垂神藥
形茹迺克底績帝爰錫以碧珪迄今三千六百餘
年茲總總者始獲陸處焉功顧不偉歟天下後世
人即家尸而戶祝之疇曰不宜矧泉為王鍾祥地

耶按帝王世紀曰禹生石紐邑石紐故邑之望山
也在縣南十里元和志禹所生處名剗兒畔在縣
北二十里今名禹穴有太白所書禹穴二字石碑
又路史云聖母夢吞神珠一顆坼胸而生禹嘻異
哉殆剗兒之謂矣且夫治世長人有澤被一方者
皆能以若功德血食于其地以王貽天下後世無
窮之利如此至不得邀勝蠻於父母之邦其於崇
德報功之典母乃闕乎邑之耆老言舊有祠在橋
南之北向兵燹後廢址僅存余幾欲倡鼎新之議

以邑人瘡痍初起懼或以是厲之因中輟然此心
則怛怛未已按山陰張天復皇輿考曰禹以六月
六日生邑人前此未之聞予特表而出之仍設主
於梓潼宮屆期率官生里老藝香一拜使後人傳
為故事尚其繩繩勿替用誌不忘至新獻廟貌時
厥烝嘗予小子深媿未遑不無屬望於後之君子
焉

璋按太湖中四嶂皆有禹廟而北嶂最稱靈異
然廟貌卑隘春秋之祀缺焉每歲惟六桅漁船

祭賽而已竊以神禹功德之在揚者莫大於震澤底定四崑立廟以祭古人崇德報功之義也乃郡縣志皆失載兩丁編祭曾未之及今讀吳興禹王生日說故並著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鐵柯說

王鏊 守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為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鐵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為鐵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為之說

鐵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為以鐵

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斬伐柯其柄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為之云鐵柯者何為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鐵柯為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也公蓋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為己甚何賢子剛而取之剛為陽為明為正為果決柔為陰為闇為佞為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有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獨取乎剛也言不剛則躡嚅行不剛則縮胸氣不剛則萎蘼亦何以當大

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蓋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深潛剛克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唯其賢而已人不曰其友也以為疑已不曰吾友也

以為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真無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操縱闔闢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亦自以為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焉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

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為無失也揭榜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暉子瞻之之於李冑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臯予其意曰有法焉非子之過予之所以自解者亦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握而

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為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少溪說

蔡羽九達

昔太傅王文恪公號守溪今其子中書君子永亦號少溪說曰溪之道大矣文恪公科第非不高致位非不盛德業蒙斯世非不速談者以廟堂之用尚未盡海內之想望猶未快在公容有軋而未暢者道固然也或問老曰知其雄守其雌是謂天下溪文恪公之謂乎余曰然非歟寓也進於是矣易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孔子曰功蓋天下守之以愚故厚者高之基也下者上之宅也虛受鞠躬歛時五福也穆穆落落用集於天光也故淵之萃也江海之王也非意也自然道也翕張予奪意也非自然道也老以意喪溪君子惡乎取曰然則少溪子焉從耶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範我馳驅不失其從明之謂也文恪公朝著風猷鄉有話言邦家儀刑世方則之矣少溪子獨無則乎或曰舍人

自以恩澤起家意殆不愜蔡子曰淺已甚非所以望子世之下也俗之凋也名奪於時好余玉余段勿爾問也庸何傷曹若茲履厥木矣雖然將弗克古之人弗務從今之從乎矧名德之後乎門地非能病晉晉自病也司空導太保安右軍羲之鎮北將軍玄非晉之寶乎少溪子養於名德出於羣公子少見其穎無何而蟬蛻信筆成文博遊衆藝彈鞞乎老生固奇之矣然好進不已聽於旁人求先公之容而下之吾固不得窺其度矣為子艱非惟

務先公之求惟不務求公之艱碩公何遠哉公有
 大德子克躬荷無忝厥德惟汝德世方禁之乎公
 言華國子克纘言亦章於有國惟汝言公有設施
 憲於初服子亦徵於初服惟汝業公克勤小物子
 克匪懈夙夜其寤寐忘公乎詩曰寤寐思服惟汝
 勤公作人材范金肇形子為箕裘其無慙乎碩公
 何遠惟時咸有公善得厥溪矣或曰公之既用克
 象之矣如其未用伊奚象蔡子曰父子一心也無
 不通善思之耳思之思之又從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其通之少溪子尚勉旃無姑待

農之子說

農之子有良田不耕而慕錦衣玉食鮮居華屋謀
 改厥業卜不食家人弗與退而戚戚益不樂耕負
 其囊以逃之於邑見珍貨寶器慕之不得從椎鑿
 而事焉舉其器弗若居數日弗勝勤也棄之之於
 都見方國貢珍奇工作詭異慕之不得從奇技而
 事焉舉其器益弗若居數日弗勝憊也又棄之之
 於國門之外見狗馬遊戲子女群睡之曰是無與

吾力足以適吾目從之遂不去晨先其風暮望其塵奔走四出恒求與狗馬俱食弗親席卧弗親寢日久不返囊弗廩也餓於道左家人懼其惑也求所在而告之曰田蕪矣妻子餒矣子何不改曰予日追日欲恒不逮遑恤田乎予方事是身不遑寧遑及妻子乎家人知其不悟也號泣而道曰子父業田而良子棄之而餓夫田生穀穀生財財生百度百度生器用文章以供於國為天子脩元祀洽百禮備百官使令內則文事外則武備然凡民有

幅限不可踰也田為本百工為末自古力田者謂之力本子舍本奚求其他卒餓而死是之謂死而不悔於戲微惟農惟士亦然

虎去說

徐騰偉 升如

吾山素無虎山人相傳謂萬歷戊子歲有虎渡湖至山為患山人告諸邑大夫命獵者弋之順治戊子年九月有虎來何前後相侔也在山凡百三十日未傷人于次年二月渡湖去說者曰祥符寺住持慧忍作驅虎文率眾比正日夕誦咒以驅之虎

之去僧之力也然則僧之咒術靈矣乎鄆州追虎碑謂虎自銜符來朱子謂虎識字傳又謂虎善卜識衝破是虎之靈而非僧之靈也然僧之意則誠嘉矣得虎之去而僧之事已驗未嘗不可借以貺僧而君子不許謂靈異之說恐其流而有妨於正道也然則何以去也昔漢和帝時王業為荊州刺史惠化大行虎狼斂迹光武時嶧澠驛道多虎劉昆為弘農太守仁慈孝弟虎負子渡河意吾之郡邑執事有能行仁政如玉業劉昆者乎隱士劉牧

居南山有虎相護不傷人牧死自去後漢歐寶為孝子虎來助祭境中有虎皆去意吾之鄉閭大夫士庶有能相感如劉牧歐寶者乎然則何以去也又說者曰虎逐鹿鹿逃入水虎追之又說者曰虎月夜臨水見影欲撲之悞躍入水虎性直不能返顧其去來皆以此二說近理乃強合其說而歸功於寺僧所謂厚自誣也君子之於世也有美必揚有惡必隱人許而我否之無乃以媚嫉自處也然而毀譽之際好惡存焉好惡不可不公則名實不

可不核如以其力歸於寺僧而寺僧受之亦可以其力歸於郡邑執事受之并可以其力歸於鄉閭大夫士庶皆受之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非斯民之徒歟或曰感應之事理有必然前說所稱謬耶是言也惜不令吾郡邑執事鄉閭大夫士庶聞之也吾與寺僧拒之而猶存其說亦曰吾郡邑之尚有寺僧也云爾

練義勇說

凡二十二條

路振飛

皓月

行仁

讀書至制挺可撻則人為氣壯然前面原先有發政施仁省刑薄歛教養一段工夫倘未行仁而求制挺是不稼之獲也民將疾視矣故必真心實政保民如子與利除害愛養生息使民快天地寬濶化日舒長上好仁則下好義

潔已

百姓無知止見有利上之人不務令德而惟賄是聞諸凡火耗贖鍰受餽遺取貨物皆奪之民者也言清行濁民將目笑心非矣故必矢勵清操飲冰

茹藥不取民間一文不受有司一菜上不言利而民乃言義

戢暴

民生日悴吏治日汚或恃科第或恃世家或求竿牘于當道察吏者瞻頽情面貪橫者遂惟所欲為群虎攢羊莫必其命若不能鐵面糾彈速除民蠹說不得我未嘗害百姓也故必大破情面白簡從事如植禾者鋤莠養馬者去害民安而後可以練義勇

去兵

近日之亂起於盜者少起於兵者多應募之人心懷搶劫領兵三千將輒跋扈聖賢論政至不巳而去兵於利害理亂之際究其微矣時至今日而猶套襲乎召兵買馬之說譬則挹薪救火也聖賢之道原無終窮故必真知兵之可去者而後可與言練義勇

成俗

戎狄盜賊先起於人心而後生於世界輒近利欲

汨沒良心漸滅臣不顧君子不顧親遑問其為官
府故必於忠孝廉節道理以身倡率而又為之諄
諄化導至民間話言嫌隙田土爭競素有乖忤者
皆令之歸於和睦誼若同舟使民良心醒而後可
以言義勇

平易

君門萬里從古嘆之官尊如帝則吏惡如鬼下情
無由上達矣故必乘機就便遇商賈而問市價遇
耕農而問豐歉遇鄉耆而問風俗因以問利害如

此則民之疾痛官無不知官之心事民無不諒情
義通而後可以言練義勇

休養

邇來脩城製械為箕歛之口實捐助科罰作股削
之體面甚至訪犯一事懲惡皆虛懷璧其罪官貪
吏詐鳥亂魚驚嗟乎富室地方之根本商賈則用
之血脈也碩鼠害重樂郊是適民望去而衆無固
志矣故必知民勞可息衆志成城者不可以言練
義勇

慎刑

慈母雖不廢鞭笞然母之笞子也母心之痛甚於子背刑者愛民之具也奈何其虐用之余治淮九閱月桁楊桎梏槩置不用竹片亦分為三等即乘亂搶劫生負楊芭之家者十有八人亦止斬其首而寬其從街民感之垂泣故必明祥刑之義者乃可以練義勇

賑恤

禮義生於富足飢寒切身慈父不能保其子矣江

北土瘠民貧又因刀兵繁興十室九室余於三月初即下停征之令復擇其最貧者以漕米四千石賑之民免啼飢其氣始銳故必能任矯詔開倉之罪者而後可以練義勇

和衷

五音和而成調五味和而成食天下多少好事皆從自是自滿之心做壞余寬仁慈愛直指英明果毅遇事或有牴牾共期委曲相成卒至寬嚴濟而事功立故必志在保民一切矜情浮氣悉化於道

者而後可與言練義勇

直指巡按王燮也

集衆

水積成淵獨手難拍以我治民不如以民治民也俗各有諱事各有宜利各有先害各有重猶醫標本之緩急也余除面諮之紳衿文武外其草野齊民苟有一得者皆令條陳雖未必盡用而民情向背可以槩見故必隨時通變用古意而不執古法順民情而不驚民志者乃可與言練義勇

專致

小

語曰用志不紛又曰有志竟成若當危急存亡之際內顧妻子外顧身家因以愛性命我心不固而求民心之固是曲木直影也余覺死守之外生活不得每誓於衆曰皇家以淮揚一塊土付我若不守以死守則以死練三月之內鬚髯皆白故必無苟且支吾偷生倖免之念者而後可以練義勇

以上十二款皆練義勇之根底也有一件不真實則不能練不能練而謂民不足恃

則誣也

誠諭

小民之見語以道理則昏語以利害則明語以共守疆土則駭然散語以各保身家則歡然聽此必至之情也乃集士若民而諭之曰寇來矣事至不可為時吾惟有一死頃刻之間名成千古爾百姓何以自存爾之意不過逃走逃能携房產乎能携器具乎携妻子財物而已矣遇盜將劫爾財物奪爾妻子遇兵將斬爾首級以獻功矣爾其何以自

存衆乃爽然若失環跪請計余曰惟有團結保護鄉里則練義勇之說也聽爾自聚吾不爾督民欣然樂從

激勵

秦晉齊魯多縛官獻賊江西地方有敢言固守者衆碎其室百姓聞賊言抗敵者城破之日盡人屠僂言及固守未免色動余諭百姓曰賊來時爾先隨我殺他一陣倘或不勝有我在可以贖爾性命士民皆泣又曰爾若不忍殺我惟有殺賊且說你

們肯殺賊否數百人同聲應曰那有不殺群跪之中有投袂而起者於是勇氣百倍縛賊遣偽官呂弼周王樂吾於皇華亭人爭射之而共啖其肉

鼓勸

人才不惜南北猶古今也自西北人拈弓躍馬而淮陰豪傑鬱鬱袖手余集士若民而勸之曰古來韓信國士無雙生於淮土項羽英雄蓋世起於宿遷即當日惡少年皆為奇男子目今西北淪陷千里無堅城安在西北人可用而淮人不可用語曰

好漢護三村且食於飢時貴衣於寒時貴豪傑於亂離時貴當此之時不急表見不幾自棄乎因立百將營選三百餘名盡是淮人於是人人感奮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無不踴躍操戈者鳳兵過淮恐其騷擾義勇屯集自清江浦至頭舖綿亘四十里兩岸刀鎗密匝屹若長城

燭隱

俗吏無固民之仁慮民無效死之守於是築闔錮鎖嚴刑重罰以冀倖一得委而去之有由然矣江

壯風俗敦尚節恥婦女之污重於戕命余於乘城之日不禁民間婦女出城于是山鄉水涯村落險阻婦女得所而勇氣益銳

護持

民聚則強義鼓則勁向來宦僕衙役不得復肆其吞噬阻撓讒譖不能無有且盜賊悍卒去來無時請令後行恐緩不及濟萬一如徽州之故事亦事之不可知者也一人受刑則衆人解散而不可復合於縛草灣之兵觸淮道之怒等事俱置不問民

乃敢於禦侮

順而不強

勇謂之義無勉強無制束也如一家兄弟兩人俱願操演者極為嘉許彼家父子數輩不能隨後者亦不嗔怪方操練而有事遠方者任其去來前遠出而今來歸者即為收入增減隨時行止任便挨門計丁之說全非此義

行而無冊

自政類賦茅致民驚脫網恐後日之按籍為兵也

一存名籍則踰垣而避之矣義勇之練不拘地方遠近人數多寡但取禦侮不事稽察私有姓名而官無冊籍民於是信異日之無害也而坦然樂從逸而不擾

勇皆民也士農工商各有常業業不可廢世之俗吏間一舉行纔成行伍便委佐二衙役點察需索或令之接送上司護解銀鞘民殊苦而無裨實用今日練法但期固圉殺賊嚴禁點察接送差委併不抽調別去各社有私湊公費亦禁有司居取乃

知實為身家而一心敵愾

後而不御

人無長則渙散官立之長必驚疑壯勇既集令各社中不拘士夫鄉耆但平日望高德重智謀超人為衆所敬信悅服者任公舉一人為社長二人為社副衆人聽其指示官府絕不使人督率民稱便而樂從

賞而無罰

昇平既久百姓弗習干戈寧諳技擊一旦驅之講

武惟有勸誘法再無鞭策法倘言鞭策群將以不能諉矣余則有賞無罰條約之中止懸賞格觀視之際併無叱呵於技藝精熟者賞之花紅酒食其未能者亦好言寬慰許其將來民于是感激競奮

以上十款練義勇之精神窵會也精神不周窵會不中則不能練而謂民不可鼓亦誣也

七十二峰足徵集卷八

七十二峰足徵集議論卷九

武峰吳定璋友篁菟錄

受業席紹烈錫茲編訂

教太子議

王 鏊 守溪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傳以教導之而况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

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

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聞歇聞歇之日所與遊宴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何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唐劉洎本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

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官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嗜官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

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附考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古典為太子師友必擇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師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惟令升階列坐而不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拜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

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辭坐茶湯罷詹
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
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
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
皆勲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
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
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咨
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令擬凡大
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

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
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
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
退

攝宗子議

吳永頤 次程

宗法自諸侯封建之始言之也法甚嚴而教甚肅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於此可見蓋別
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
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

禍族人兄弟皆宗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患難得
以相卹踰閑蕩檢者得以懲警支子皆視之為進
退權至重也奚獨祭乎自宗法廢而宗子僅存其
名今併其名亦不存矣族中之事散而無紀揆厥
所由則才不足任事後擁室名無益也故不得已
而有攝宗子以行事之一說嘗讀羅公宗法之論
曰宗以世論也有後弟姪而為宗子者亦有後孫
而為宗子者無分位行誼以欽服族人奠獻升降
之際欲取族之伯叔祖而聽其約束度其勢三令

五申弗能也無已則尊尊老老賢賢隨其所遇而
主之可矣或其行輩獨長行不敢先坐不敢並語
言不敢犯群推而主其事即非宗子而族人聽其
約束矣或其行輩卑而年獨老成嫻習國家典故
國家亦有尊高年之禮即非宗子而族人亦聽其
約束矣若夫秉禮達義行修而品劭族人望之必
不敢作尋常輩觀即非宗子而族人之取法者恒
於斯以聽其約束者豈難哉此羅公宗法之變酌
乎情理之通與攝宗子之旨有相合者故取而著

於譜以作家法於不替乃以告我族人

題主議

王其章

同年沈子莪瞻博古通禮一日問予曰父在子之神主宜何人題予曰父也沈子曰固也向亦特是說而一二鄉先生謂父不祭子若然旁註將書父某奉祀耶曩時無明文以折之卒從其議而以死者之子題主而書奉祀焉今子所云實有經典可據否予時方寓京師無他書可考唯性理精義中載有朱子家禮檢閱之知予與沈子之論不易也

家禮題木主條集說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夫夫在不必有旁註則父在不必有旁註明矣夫在不書其子奉祀則父在不書其子奉祀亦明矣不書其子奉祀則題主之當屬夫與父又明矣且鄉先生之所以致疑者以旁註也旁註且不必而又何疑於題主乎蓋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為祭祀言也父題子主夫題妻主示有尊也題主者不必定奉祀奉祀者不必定題主禮固宜然曷足怪焉或

曰朱子為夫在者言似不當舉以例父在者予曰
 朱子固曰施於所尊則固有施於所卑者矣曰以
 下則不必書則固不獨言夫在之妻矣舉一隅可
 以三隅反也或曰題主者不奉祀究不若奉祀者
 題主之得也予曰父在子不得專豈祖在而孫獨
 可專乎且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文先儒之說不
 一朱子蒙餽餘不祭句謂固不可薦先祖雖妻子
 亦不可祭永嘉戴氏則離絕餽餘不祭句謂父於
 子夫於妻各使其子主之由朱子之說則苟非餽

餘原有祭其妻子之道

祭則仍各使其子主之

由戴氏之說則孫

與子之祭其父與母必奉祖與父之命而後得而
 主之今若遽題主遽奉祀蔑祖孰甚焉沈子博古
 通禮人也予當日未有以應作此以貽之且以問
 鄉先生為何如也

喪制議

葉方標 蒼舒

辛酉歲標之母湯孺人喪越月將治喪欲書狀族
 人宗士請於先君曰有嫡孫其書承重乎先君曰
 國統於君家統於尊禮也家莫尊於吾且某也在

又何重之承也耶惟書杖期某哀子某而已
陸子靈昭之父之喪書狀曰不孝子某某或問於
葉子曰變不肖之名而曰不孝禮歟曰禮也此以
言乎有爵之文也父為士子亦為士父為大夫子
亦為大夫無庸議設父為士而子為大夫而反言
不肖者可乎母亡而亦言不肖將欲肖母之奚所
為耶言不孝則自天子以達於庶人通喪之義也
禮以義起變文而稱不孝自陸子始也
葉子綏之父之喪將殯諸兄投狀曰孤哀子某某

綏繼出也以母在不欲附哀子之列諸兄怒讓之
相與訴於陸子祖修以綏為修之弟子也修曰綏
不附哀子之列是無父也母在而附於哀子之列
是無母也無父與無母之罪均必也父重綏也曷
於諸兄之後而書前哀子乎則兩得矣君子曰變
而不失其正禮也

辛巳金子元台之父之喪書狀曰不孝某某泣血
稽顙而勿用孤哀也金子之言曰凡言孤幼而無
父也今皆長而受室且抱子矣何孤為必以孤而

而加諸父哀而加諸母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幼而無母寧不孤乎長而無父獨不哀乎勿用孤
哀者為是葉子曰是言金子之言也吾固長矣設
有其父之死而猶餘藐諸孤則將不子其弟耶是
又未可執一而論也

稱哀問

張士枋 魯望

或問曰子有喪如何而可以稱哀也曰有父母之
喪者皆可以稱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文
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此子有喪稱哀之

明徵也或曰世有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
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何歟曰此書儀之誤楊
升庵駁之曰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
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鄭氏禮註亦
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
也孤有不必稱之時而哀則無有專屬於母之理
母亡當哀豈父亡獨不當哀耶不哀何以云泣血
身禮書式通稱哀子某泣血升庵家禮儀節小註
父母喪俱宜稱哀子或曰有繼母宜如何稱曰亦

稱哀繼母者因喪元配而為之母也非出元配而為之母也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先儒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服且有間烏有有繼母而不稱哀於其母者乎今有人父母之喪並舉稱哀於父不獨稱哀於母也或曰繼母在而繼母之子稱哀於前母不亦忍於所生乎曰否否此報服之義也律文子為父母為繼母服斬衰三年而亦有父母為嫡

長子繼母為長子為衆子服不杖期者報服之義固然也且今日繼母之子為前母稱哀他日前母之子亦為繼母稱哀此亦報施之義天理人情之大順也夫何忍或曰世有奉繼母命稱哀者有繼母在堂不敢稱哀者又何說歟曰此禮無明文律無明條流俗人之臆說也喪記服制為達於上下之大經朱子家禮一書尤為明備而絕無此二說者以示後人豈紫陽之智識有不及歟蓋禮者理也聖賢稱情以立文大公之道非一己之私也從

來繼室之與元配本無低昂而回護者自生其荆棘漢文帝詔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大哉王言何等光明磊落天子尚不諱其母為側室而並后而庶民反欲諱其母為繼室而忘嫡乎至有執不見經傳之說顯構一家之難而陰以為利者賊恩傷義亦已甚矣尚何禮之足議或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後俗固亦可者何必古禮之是拘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固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是寓不獵較於獵較之中原非苟

同乎流俗今喪制冠衰杖經皆仍前代之遺未有改張而獨謂於喪帖稱哀必從俗以奉繼母命以為時樣異矣父母喪而稱哀者簿正之祭器也奉繼母命而稱哀者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也記曰內言不出於梱子有喪五服宗黨依據家禮治其事而已奚其命夫哀者哭泣之謂也世有見父之死喪而不哭泣曰必奉母命而發哀者有是理乎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哀有喪也彼何人斯其心孔艱疾讒讚也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君子之道也

相論

王 鏊 守溪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
 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夸禹生於西
 羌如以其羌與夸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耶湯之
 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
 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
 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鬬伯比穀於菟孫叔
 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伍員往吳蠡種往越而
 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於時吳亦

有若季札公孫聖粵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

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

若蕭何曹叅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

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修周必大

廬陵杜衍人杭州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

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

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

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

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

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紃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楸楠豫章餘若橘芑竹箭山之珍海之錯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留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壯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為亂乎邵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

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臯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概一方耶自漢以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

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勳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縷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為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為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

者偽為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壯賢用壯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在至公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

私為人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嗤則嗤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為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為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

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隨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知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

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隊于澄淵則明隊于濁水則昏隊于污穢則穢隊于澄淵上智是也隊于濁水凡庶是也隊于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

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為性

策問

呂端王曾韓琦安國家定社稷之功何如時年十五歲學校試作

吳文之 武峰

當莫大之任者係天下之望者也建莫大之功者

有天下之才者也德不足者望輕未必能服人之

心才不足者識短適足以敗君之事欲其轉危為

安易敗為成也難矣故當大任而能成大功者必

其德之優而才之裕則變故不能為吾憂利害不

能為吾惑安國家定社稷天下之所深賴而無敢

異議焉斯為大臣之能事矣請因明問而復之夫

衽席而卧安天下人皆曰大臣之德也愚則曰非

德之難者也平居而進退百官人皆曰大臣之才

也愚則曰非才之難者也惟夫危疑之沓來變故

之叢出宗社有綴旒之危小人忽戴盆之戒毫釐之際成敗頓殊呼吸之間風采立異當之而不見其難處之而不失其正則非有德有才者不能也不謂之難而奚難宋之賢臣人皆以呂端王曾韓琦為稱首其當大任同輔幼主同而其所以成功者愚則以為一皆本之才德而已且夫不有所成不足以見其德而失聲於破釜却步於虺蜴者人之情也不有所遇不足以見其才而鋒頽於錯節肘見於捉襟者人之情也况望其有事之秋刑不

能怵利不能誘功無不成業無不建如三臣也哉當故君之既崩新君之未立也宮中有宴駕之虞鼎湖貽龍去之泣民之無祿徒懷曷密之誠人則不臧又啟危疑之釁以真宗之初言之李昌齡肇奸計於先王繼恩助桀虐於後舍君故子視遺命如童言假勢中宮以國本為兒戲向使閣中之扃鑰不嚴簾下之委衷或妄則所立者既非其所當立所拜者又非其所當拜矣先王免不明之愆嗣若端受命之統端之功何功也以仁宗之初言之

丁謂恃寵靈於外允恭挾重勢於中以忠愍之賢
遠竄南荒雖皇堂之貴擅移絕地向使密啟之奏
失宜崖州之行獲免則群小附比之勢成而親賢
遭戮之楸作矣朝廷去心腹之奸天下受和平之
福曾之功何功也若韓琦之事則又值難處之時
蓋英宗以勇枝入繼大統內侍以讒言離間兩宮
既非天性之慤易以生疑又惑萋菲之讒愈成離
隙以慈愛感太后而卒以慈稱以孝友勉天子而
終以孝聞開導之功至而兩宮之情協溫厚之言

入而子母之議安琦之功何功也使三臣者未事
之先德不足以保天下之望臨事之際才不足以
斷天下之事則奄尹未必非女蘿之可援權貴未
必非城社之可托矣安望其危言正色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哉雖然自其所值而論則昌齡之奸未
若丁謂之可畏曾之事難於端矣自其所建而言
則母子之間人情之所難言琦之事難於曾矣事
雖不同而其議論之正持守之嚴區畫之當建植
之大則難者不加優易者不加劣雖謂之一焉可

也安敢置是非於三賢之側哉

春王正月辨

葉方標 蒼舒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

聘問頒曆授時于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

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

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于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

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蒸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周月非用夏時辨

葉方標 蒼舒

稽古唐虞曰載夏因之殷曰祀周曰年其建元年

號自漢武始也後因之不改惟王莽時復改為歲唐武后時復改為載後仍改為年其以正月為正月自秦始皇始也正讀如字以始皇諱政併正而改之不知在夏為正月為正月而在殷以十一月為正月周又以十二月為正月蓋殷以十二月克夏周以十二月克殷即以是月為正朔是改月而非改年也春秋之法人君立國不可無元積而推之相去懸格故朱子又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此逆而邇之之說也說者泥論語行夏之時執註曰

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夏以建寅為正重
人事也故曰行夏之時考之於周則五六月矣孔
子生周之時為周之民其作春秋且書曰春王元
年正月而今忽行夏時不將廢周之朔於不用哉
說者又曰以夏時冠周月猶是改年之說也行夏
之時取其時之正而非改年不改月之說也豈年
可改而月不可改乎

河源辯

王 鏊 守溪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

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
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
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
使行四五千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
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流望之如列星此河
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
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
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珎超遣掾甘英窮
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

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
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
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若是之近乎自昔言崑崙
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
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
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
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
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
出焉西流注於大杆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

其東北阪赤水出其東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雪
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
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
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又河從馬口出
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
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
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
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子寘之西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皆東流注塩澤塩澤潛行地

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輒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两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

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部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

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
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
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鄯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
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塩澤復行積石
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
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馬蹟辯

陳咨稷 子育

古之傳者有言秦始皇登此山神馬踐石成跡因
以得名然無所考余曰不然即有所考亦當斥其

非况無所考乎使馬而神耶則凡馬之所至宜皆
有跡何獨此山即馬而神耶重岸峭壁之下又瀕
于湖人之欲至者必偃僕扳援而猶恐或墜始皇
亦必不以萬乘之軀乘此輕試凡古今傳聞必斷
其理之可信吾聞水之所擊久而成穴此山之下
適有數穴似跡而始皇又曾登此遂以名焉理可
信也然吾嘗思始皇當日并六國有天下曰自二
世三世至於千萬世傳之無窮聞天下名山大川
有天子氣者必出游以厭之豈不欲長有此天下

乎奈何至二世亡矣使後之至此山者觀於此蹟
畢然長望而遠思焉知古來帝王成敗興亡之故
在彼不在此即以號於此蹟曰果始皇神馬踐也
亦誰曰不可想而欲皇父曾登此蹟以爲西河
其野之何計吾聞水之故樂人而效大地山之不
亦必不以萬乘之驟乘此蹟若尺寸今新開公海
千餘人之海至者必紛紛於此而散於他處始皇
育祖何蹟此山明也而此蹟不重其蹟之不及此
七十二峰足徵集議論卷九

程